



端午记忆

严文科

每当夏日来临,天水一带最为隆重的节日就是端午节了。

我的老家在街道边上。这街道就是从村子中间穿行而过的国道,国道两旁是槐树、柳树或者桑树、杏树、苹果树。村落是依着国道慢慢建设而成,从村东到村西,绵延一公里,依次是六个村民小组,每组七八十户人家,紧密地排在公路的两边。

在老家,有人家的地方就有树,高大的槐树、椿树、桑树,每一株都枝叶茂密,高过了房顶,一排排高低低低的土坯瓦房,掩映在浓密的绿荫丛中。

小孩子们心中窃喜已久的是村里四处的杏儿渐渐由绿变黄了。彼时冬天的农村水果不多,一年自秋天吃完苹果和梨,差不多会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水果打牙祭了。一开春,粉红色的杏花开过,青青的杏儿挂上枝头,我们就开始一天天等了,甚至每天都要打几个下来偷吃,一口口忐忑地咬下去,然后一次次龋着牙,由涩到酸,渐渐就有了一丝甜意。

村子的最外面,便是金黄色的麦地。五月,渭河平原上的麦子开始成熟。

那时候的乡下,端午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祖父说,这一天全家人都得早早起来,去村外见龙山下的小河边洗脸,一年都不会生病。祖父的话

当然是很“权威”的,不管别人家的孩子信不信,我和弟弟总是盼望着端午的到来,天刚亮,我们便先跑到河边。五月,宽大的河道里只有一条从南山深处流下来的小河,如小孩子一样在随意奔跑,河水不深,刚过脚踝,清澈见底,从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哗哗地流向北边的渭河。我们在河边一边玩,一边洗了脸。

谷觉是老家端午节家人自己的一种应节风味食品,又叫谷觉儿,是用当年新收的麦子磨成面粉做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饮食上,南方普遍在端午节时包粽子,在西北,当时粽叶粽米是稀罕物,但这里最不缺的是麦子。

端午时节麦子刚刚开始成熟,村外的田野上绿色的波涛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片片金黄的光晕,那是有一些光照充足或背风地方的麦子已悄然饱满、成熟。虽然离大规模收割还有些时日,但马上要过节了,心急的大人们会先从那变得金黄的地方开镰,收割上七捆八捆的,用架子车拉回家。

孩子们醒来的时候,发现院子里面已经晾晒着一层金黄色的麦穗,麦芒在阳光下清晰可见,一粒粒亮晶晶的麦粒从黄中带绿的麦壳中仿佛要跳出来,经过一个中午的暴晒,下午

四五点的时候,麦粒好像已然来到了新世界里,而这个世界里,有小孩子惊喜的目光和人们对丰收的期待。庄稼长得好不好,一年的生计如意不如意,全靠这一粒粒脱去水汽的麦粒是不是沉甸甸、圆嘟嘟的。

在我的童年时期,老人家收割麦子是用镰刀。脱粒呢,用的是“连枷”,这是一种古老的农具,长长的木柄上头装了一扇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的长条形“扇面”,这“扇面”用七八根从南山采来的羊奶子棍编织而成,羊奶子棍似大人的拇指一般粗,木质坚韧,不易折,不易裂,用牛皮编织成一个一端近二十厘米宽,一端束在一起的“扇面”,这个“扇面”就是“连枷”——一个简易的拍打器。人们双手执柄,高高举起,扬起“扇面”,然后借着向下的力道把“扇面”使劲拍向地面的麦穗,“扇面”沉稳、有力地落在麦穗上,“啪”的一声,整个村庄都能听得见。“连枷”一次次高高扬起,又一次次响亮落下,家家户户的麦穗在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中欢快地脱粒而出。

黄昏时分,一袋袋的新麦子从各家的院子里扛出来,送到了村中的磨坊。端午节要用新麦面做谷觉,这是约定成俗的事。磨坊老板也是村里的老住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

无论如何,天明之前每家的麦子一定会变成白花花的面粉。

母亲往往会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悄然开始制作谷觉了,面早就和好了,孩子们更关心的是她如何在将要下锅的面饼上雕花。

父亲用一个不到巴掌大的小铁皮,在两头剪上小锯齿,然后从中间一折,便成了一个雕谷觉的工具。母亲有一双神奇的手,她用这个小工具在面饼上可以雕出各种各样的花饰,饼烙熟后,上面的图案活灵活现。新鲜面粉做的谷觉儿啊,一口咬下去,口齿留香。但在我的童年,让我更难忘的是那些小巧玲珑的图案——我们双手捧着谷觉,盯着那一个个似乎是活着的蝴蝶或其他小动物,小心翼翼地咬一口,再慢慢回味……

乡村是静谧的,狗吠时起,邻居说话的声音清晰在耳,大片的阳光如清澈的水一样洒落在院子里,一缕缕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袅袅升起,蔚蓝的天空就像海洋一样深不见底。

那时,母亲还在厨房里的灶台上忙碌着,灶膛里的柴火烧得通红,空气里细小的尘埃胡乱奔跑着,偶尔碰撞到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天籁之音吧!

黄河的样子

杨 错

黄河的样子
从巴颜喀拉山起身
我们总喜欢形容为猛虎下山
其实沿途收集着一股又一股孱弱
像十八岁出门,揣满忐忑
倒像雪花,穿越四川的曲折
就有了雪豹的影子
可咆哮,可疾行
在玛曲,勇敢地跃下悬崖
此后,黄河就像我们长大的样子
偶尔激愤,试图挖个缺口开辟新的巷道
更多时候,像母亲的孩子
平静地见证着身边的辽阔
终于入海了,来自黄河的水
与来自其他山川的,并无不同
我却深深眷恋着黄河
九曲之途,跌宕着我们的骨头
摔打着我们的影子
是否成猛虎的形象已不重要
傍晚会听到水车“吱吱呀呀”悠长的循环
哦,上天赠予一个谜语
在沿途播撒着不同答案
我们探寻的黄河的样子
就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故乡山河

孙毅仁

故乡有座山岭,
丛生的灌木荫庇了
成群的山鸟。
青青的坡地上,
牛羊在忘情地吃草。
放牧的小伙伴们,
在肆意地嬉戏打闹。
当年朝夕相处的发小,
我多想 和你再一次登上山岭,
用纯正的方言,
共唱一首远去的童谣。

二

梦中的石羊河啊,
清流激湍昼夜不舍。
那甜美的冰川雪水啊,
饱和了 远古的庄严承诺,
奔赴现今
沃土的热情邀约。
你一一奏响了
多少生命的凯歌,
催开了 多少爱情的花朵,
滋养了 多少甜美的瓜果!
我多想 再回到你湿润的岸边,
掬起美丽的浪花一朵,
满怀深情地再唱一首,
送给你的赞歌!



百花

第 3249 期

茂林深篁

〔油 画〕

常凯胤 作

又见黄羊

张 乐

日前偶翻微信朋友圈,一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没错,是黄羊,一群黄羊,七八只,棕黄色的身躯,洁白的腹部,黑色尾巴下垂着,颈细而长,抬起俊秀的脸庞,静静站立在残雪覆盖的衰草丛中,机警地对镜头张望。两三只公羊顶着微微弯曲的细长的角,神情威严地守护在外围,几只母羊竖起耳朵,眼神安静、柔顺。摄影者是我的一位老同事,退休后热衷野生动物的拍摄。电话打过去,老同事说他也是偶遇这群黄羊,地点是我的家乡山丹县山羊堡滩旁的那片戈壁滩。

数日后驱车前往。回家先看望叔叔,当年的起猎人,如今已至古稀暮年。听说我要去滩上看黄羊,立刻就跟着上了车。出了村子一路向北,龙首山一如既往冷峻、辽阔。叔叔说,这些年滩上禁牧,再加上保护野生动物,植被越来越茂密,各类飞禽

走兽陆续都回来了,黄羊、兔子、狐狸、麋鹿,还有狼,都频频出现,至于沙鸡、鹌鹑等飞鸟,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在车经过的地方,不时腾飞起一群群惊慌乱窜的鸟雀,鸣叫悦耳,身姿轻盈,飞落到不远处的草丛中,继续叽叽喳喳,仿佛因什么喜事而兴奋着。
“你的那把猎枪呢?”我好奇地问。
“早就上缴了。”叔叔双手搓了搓说道,“几十年没摸过枪喽!”
眼看快抵达山根,除了不时惊飞的一群群鸟雀和草丛中突然跃起的一两只野兔,我们并没有遇见一只黄羊。我有点失望。
“车子声音这么大,就是有黄羊,也早就被吓跑了。”叔叔说。
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步行在荒原上。空气冷冽,四野澄澈。满眼还没有一丝绿意,但毕竟已是暮春时节,沟槽的细沙中,已经有绿莹莹的沙葱、羊胡子长出来。

已经走出好远了,仍然没有遇见黄羊。“我们到那边再看看——”叔叔指着远处的一道沙梁说。那是一道坡度虽缓,但颇有长度的巨大沙梁。

我们佝偻着身子攀爬沙梁,正当我准备上前搀扶叔叔时,他推了我一把,并冲我嘘了一声,指了指沙梁那边。眼神警觉,恍若当年。

果然,当我们悄悄爬上沙梁,小心翼翼探头看去时,沙梁下的草丛中,七八只精灵般的黄羊,正在安详地啃食,两只健壮精干的公羊,不时抬头警戒着。它们长相一致,均为棕黄色躯体,面部中间部分为白色,脸颊两侧则呈棕黄色,下唇、喉部中线的白色与胸、腹部及四肢内侧的白色相连,体形匀称,线条流畅,有一种惊人的对称美。我掏出手机拍照,不想轻微的响动却惊扰到它们,一只公羊“咩”地叫了一声,其余黄羊立刻腾跳聚拢在一起,并随即随那只公羊向大山跑去。

我们站起来,目送它们如疾风一般,跨过沙梁,掠过草滩,跃过乱石,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返回时,暮云四合,万籁俱寂。天气预报明天有雨。下吧,愿这一年风调雨顺,愿这片原野上,野草葳蕤,野花怒放,万物生生不已。

农历五月,渭河北岸的故乡——武山县腰庄村,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油菜刚刚落花,籽粒饱满的油菜籽缀满了拇指粗的茎秆。初夏的风拂过,仿佛已经可以闻到油饼的香味了。大片的麦子,像绿色的毯子,铺满渭河两岸。夹在两岸坚固的河堤中间的渭河,缓缓地流向远方,河水冲刷着我记忆河滩中的鹅卵石,往事如水花点点,溅湿心头。

我记忆中的渭河,像个多变的儿子,稍有不顺心,就“摔碗撂碟子”。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突然,狂风大作,黑色的乌云像听到号令一般,急速向西北方向集结。紧接着,电闪雷鸣。雷声大,雨点小,稀稀拉拉下了几阵子。最西边的山上,雾蒙蒙一片,这场暴雨一定下到陇西一带了。半小时后,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在渭河上空。

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就听到村里有人喊:“涨河了!”“涨河了!”父亲一听,提了一把铁锹出门。我们也都跟着父亲跑了出去。

站在河边高高的田埂上,朝河滩的方向望去。一道浑浊的水墙,一人多高,一浪接着一浪,像一条大蟒蛇,向下游扑来。转眼间,稠如拌汤一样的河水,吞噬了就要收割的麦子,抹平了绿莹莹的胡萝卜,淹没了河边大块大块的田地。

第二天,河水退了,曾经长满庄稼的田地,一夜之间变成了河滩。村里每个人的心里,都如同刀绞一般难受。

如何将那些沦为河滩的田地,再次转变为往日的良田呢?那些河边原先有田地的人们,包括父亲在内,决定集体改造河滩。

清晨,当东方刚有一点亮色,村民们已经在河滩上开始修田埂,筑堤坝。傍晚,当河滩里的鸟儿都已归巢,他们才回家。大颗的汗珠滚落在河滩的沙土里,沉重的背篋勒红了肩膀。几个月下来,荒芜的河滩重新有了田地的模样。

老人常说,种滩子地如同赌博。有一年,河滩地里的稻子刚刚灌浆,长势喜人。然而,半夜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引发渭河暴涨,半年的希望抹平在黄泥汤里,谁不心疼呀!长得那么欢的稻田,若不出意外,要收割多少稻子呀!

面对如此打击,村民们坚持了下来,继续修补被渭河冲垮的田埂与堤坝,计划着明年的播种。

渭河护堤

令军信

河涨河退,修修补补。靠天吃饭的人们,一年又一年,在河滩里与渭河抗争着……他们担惊受怕地种着这些滩子地。夏季,当滩子地里的庄稼快要成熟时,他们的心总是悬在半空中。天色稍有变化,他们就紧张、担心,在下暴雨的夜晚,从来就睡不着安稳觉。

那一年,政府决定要修河堤了,渭河南北同时开工。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

开工时,村里人像在元宵节进城看秧歌一样,都跑到河边去观看施工队修河堤。新河堤与县城东边的旧河堤相连接,先用石头打地基,然后是水泥沙子的混凝土浇灌,几百米的灰白色河堤绵延而去。站在新修的河堤上,放眼望去,在两边高大的河堤中间,渭河像个顽皮的孩子,伴着歌声,跑着、欢叫着,奔向远方。

今天,我再次站在这河堤上远眺。田地里,颗粒饱满的油菜籽丰收在望,半人高的麦子正在抽穗。举目四望,河南河北两条河堤,巨龙一般蜿蜒而去。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
主办:甘肃日报社
协办:甘肃红川酒业

一树沙枣半端阳

李学辉

一开香半城。宛若使者,端阳未到,沙枣花先行。

乡下天广地阔,随风的沙枣花香不易聚拢,有点任性。城中的沙枣花香无法横冲直闯,便顺楼宇的间隙,或高或低地飘忽。有的挤进窗户,有的直接冲入人的鼻息。那种香,不刻意而浓烈,不做作而张扬,持久月余,“端午香,沙枣赶”,民间对钟爱者从不吝溢美之词。

沙枣花香一露脸,五月端午便迫近了。在凉州,传统的端阳民俗中离不开“一插二挂三蒸”。“五月五啊五端阳,沙枣柳条插门前。”这是凉州民歌《五哥放羊》

中的唱词。一束沙枣、几株柳枝,在门框边一插,端阳便有了仪式感。“五月端午穿出来”,这“穿”,其实是挂。男孩脖、腕挂彩绳,女孩腰间挂荷包,鲜鲜亮亮。家里的蒸锅迫不及待,一俟糯米、红枣入锅,便蒸气拂拂。另一边的锅中,油香四溢,油饼们一摞一摞,软软地舒展身子,待糯米、红枣等熟透,经巧手一卷,油香、米香、枣香,混合出的味道,令人垂涎不已。

这时的沙枣花香便稳当起来,以另一种姿态屏声静气,很儒雅地将米黄的花朵丁零零撞响,端阳,便在这响声中更加摇曳生辉。

“甘报”情 “百花”缘

唐仪天

我的写作生涯缘起于《甘肃日报》。我在村里小学读书到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了作文课。当时,大队部就在学校的门口。我一有空就跑去翻翻报纸,首选的自然就是《甘肃日报》。

当老师把作文布置下来时,大部分同学都愁眉苦脸的,而我不急不躁,我寻找启发作文灵感的方法是翻阅报纸。当年的作文题目,大都与当时的事有关,读一读报纸,我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当然,我当时的文字肯定是粗陋的,也难免幼稚,但是仍然能获得老师的褒扬。这提振了我写作的信心。在初中和高中时期,我都是写作的“高手”。读书和看报,成为我少年时期最大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我未能如愿考上大学,自此我便成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型农民,艰辛的体力劳作并没有改变我对读书看报的兴趣,也没有改变我写作的嗜好。每天晚上我都趴在自家的土炕上,翻阅着那些泛黄的旧书和从别人手中“顺来”的文学杂志。我把它们当作我的精神食粮,不厌其烦地翻阅。而要想阅读更新鲜、更入时的文字,就是跑到大队和学校的办公室里去借阅报纸。

有一天,我父亲拿着一份《甘肃日报》回到家中,他告诉我,我们村里有人在《甘肃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言辞之间无不夸奖和羡慕。父亲说,你看你这

个哥哥多厉害!父亲更多的期望都压在舌头下,无法向我表达。其实,我知道父亲多么想让他的小伙伴们也出息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啊!他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报纸,而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我手里捧着的也不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生命里值得努力的方向。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个醒目的栏目——“百花”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自此,我每次到大队和学校,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百花”版,然后借到家中,一遍遍地阅读。我把自己感觉上乘的作品,用剪刀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存下来反复去阅读。之后,依葫芦画瓢进行模仿创作。后来,我的作品终于发表在《甘肃日报》“百花”栏目,那是我有感于家乡的沙枣花,创作的《沙枣花笑了》这篇散文,自此和“百花”栏目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后来,我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那时,八十高龄的父亲捧着出版的书,我看出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煦和。

甘报情缘
《甘肃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